

筆

疇

王
達
著

中
華
書
局

筆疇序一

宋歐陽公嘗曰。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亦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者。不一二存焉。嗟乎。自宋至今。著書之士。又不知爲幾千百人。篇籍之浩繁。誠不啻汗牛充棟焉。爾而得存於今。必可傳于後。不致散亡磨滅者。其能幾何。是非皆其文章之不麗。言語之不工也。夫固曰。虛車之飾輪轅者。藝焉而已。否則出於山巖屋壁者。亦嘗有之。而此又何獨強之不行。行之而不遠。乃爾哉。國初王學士達嘗著書曰筆疇。其言多主柔伏退遜。雖若出於老氏之緒餘。然而聖經賢傳。良多輔翼。時情物態。每加鍼砭。究其文義。則固濂洛關閩之流亞。實欲附離儒林。匪慕優絲文苑。蓋庶幾不徒虛飾輪轅者。故當時大夫多諷誦之。而印板幾徧天下。先君子曰。亦以其能近人情爾。非確論乎。歲癸巳。梅巖毛公既取其行世者三十二篇。刻之家塾。然每以未見全書爲恨。屬者潘子歸自京師。遷出其所得別刻畀之。又爲篇五十有五。毛公喜。卽嗣刻焉。而間欲箕數語以識歲月。箕惟曩讀學士所著天游集。見是書寔附其後。釐爲上下二卷。凡計之百有七篇。今新本尙闕其三。一因復爲校讐。正舛譌殘蠹。通付以重刻。而略述己意如右。亦以見言之不足恃。而著書者無庸徒飾輪轅也。學士字達善。別號耐軒居士。常之無錫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爲縣學訓導。

改大同府學。是書蓋成於當時。後遷國子助教。永樂初入翰林爲編修。未踰年進侍讀學士。居四年。乃終于官。箕見舊刻序文。皆不能著其名氏。故詳及焉。毛公名淵。字彥深。梅巖則其自號。少保文簡公弟也。平生夷雅好文。最爲文簡所鍾愛。觀於茲刻。則其人可知已。長白山人太倉陸之箕序。

筆疇序二

昔子貢聖門高弟也。問終身行之之要。子曰。其恕乎。蓋恕之一言。其旨約。其施博。其辭簡。其理該。子貢學將有得。始及此語。自此以下不一一告也。近世學者。未及聖門。所不一一告者之賢。是以口誦聖言。日習聖訓。卒無裨于身心。其如處已接人何。筆疇三十二篇。辭雖若繁。大旨不外乎恕。以恕告人。曾不知所措手處。持筆疇以相傳誦。使人醒心肯首。擊節歎賞。若有得于聖言所未發者。蓋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味筆疇之言。亦世儒發摠素負以告人。冀在易知易從爾。讀之者不能釋其指趣。驗于身心。則恕之約無益也。筆疇之博亦無益也。苟能沉思默會。逐一推行。由此而折衷于聖。所得其可量歟。予弟文和。嘗授是書于錢塘祝俊民氏。俊民不欲私于己。而受梓以廣其傳。梓成徵序于予。予與俊民從兄爲同榜。且聯姻。義不可辭。故摘其立言之肯綮而爲之序云。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政庶尹南京尙寶司卿前南京吏兵二部文選職方司郎中姚江立峯孫鑑撰

筆疇序三

人生日用間事物之來。不過處已接人二者而已。然人之生也。氣稟不齊。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嘗觀賢智者。涵養有素。日用之間。處已而已。不居接物。與物無忤。愚不肖者。不至於失色。必至於失人。每欲戒此法彼。竟莫知其所從入之路也。一旦同邑韓君文亮有滇南少參之擢。別間談及處已接物之難。因出古人所作筆疇見示。觀其中所言句句皆切已。條條皆實用。誠處已接人之要道也。所患者。特人信之不篤而已。苟能篤而信之。不但處已接物之間得其道。則雖聖賢之域。亦可馴致矣。故命工鐫梓。與衆共之。智者固不必用此。則夫次於賢智者。若能留意於此。日用之間。未必無助云。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清吏司郎中福清林樞撰

筆疇

卷上

錫山王 達著

余以驚蹇之資。遠居塞外。親戚朋友。竟無一人。靜坐荒齋。心口共語。天理人情。殊加有省。假彼墨卿。以抒衷曲。命曰筆疇。用以自戒。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槁道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潤得位於時者之所尚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者也。不可以矯僞而成也。居館閣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邪。道濟於一時。德孚於上下。而其心不忘乎山林。自非不以富貴動心。澹然無欲者不能也。惟司馬公輩可以當之。

富家有一子。愛之不啻金玉也。求二乳母以字之。二乳母因主人之篤愛也。亦篤念之。子將冠矣。博奕好飲。禽色俱荒。一乳母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告其父乎。於是以其子之過。告之於其父。其父曰。汝賤人也。烏可以賤而議貴哉。怒而逐之。一乳母亦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戒其子乎。於是以其子之過。戒之於其子。其子曰。汝仰食於我者也。烏

可仰食於我而又彰我之過哉。怒而逐之。嗚呼。使二母不言邪。則不免於徒食之罪。使二母言之邪。又不免於見怒而逐。然則徒食之罪重。怒逐之事輕。食人之祿者。寧去此而就彼。

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陰陽也。人身之陰陽不外乎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陰陽亦豈外乎人身之陰陽哉。天地一人身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人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於靜。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七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爲衆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羣人中喜談禍福。假相法占卜以期人之吉凶者。此亦輕妄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三百八十四。一卦有一卦之吉凶。一爻有一爻之進退。循之則反凶而吉。悖之則反吉而凶。造化無窮之妙。聖人憂世之心。曷其至哉。昔郭景純以占卜鳴世。而不免於王敦之禍。豈非知卦爻之吉凶。而不知人身循悖之機耶。王敦賊臣也。而景純從之。可謂不擇其所從矣。是卦之使然歟。抑景純之自取歟。或曰。當元帝永昌改元。敦以景純爲記室。景純亦知敦必爲亂。亦知己必預禍。故不得已而從之。爲此說者大不然。景純所以以精於卜筮者。正以趨吉而避凶也。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隱跡。或曰。人爲命數之所囿者也。景純所以

不去者亦自知命數之不可逃也。吁，是不然。南山有飢虎，卜曰：必不啖人。從之遊，何如？景純之從敦，何異與飢虎遊耶？可不可，嗚呼！又安得夫知易者而與之論造化哉？箕按：學士所著復有書詩二經法當時亦多宗之，觀此則又得易之心法也已。性者，一理渾然，不容一物，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合其明，古今此性也。天地此性也。聖賢此性也。愚不肖此性也。古今非此性不能遠，天地非此性不能立，聖賢非此性不能成，愚不肖非此性不能生。性也者，道之大原與性其性者，聖人也。反其性者，賢人也。戕其性者，愚不肖也。性之者，天也。反之者，人也。戕之者，禽獸也。人之者，雖少，天之者，尤少。禽獸之者，曷其夥哉？

客有自東勝來者，言王昭君之墓，黃土一堆，其勢延袤，或朝升而暮降，或朝降而暮升，隱隱隆隆，如浮玉然。與造化相爲消息，兼之茂草瓊芝，青苔綠葉，雖寒烈之際，北霜之久，而不見其衰零也。予聞而爲之嘆曰：天下焉有是理焉？有是事哉？當夫漢元帝時，石顯專權，弘恭用事，小人賊殺大臣，而且不知。當此之時，大權下移，銅鈹荆棘，此乾坤何等日耶？昏庸如元帝，於朝廷略不加意，而獨以一婦人和親，深可笑也。設使胡人得昭君而不侵，朝廷亦必亂矣。雖然，昭君遠嫁匈奴，而不死於中路，及至見腥膻而後亡，不亦晚乎？生既不死，死安有靈，使其墓與造化相爲消息，決無此理。嗚呼！史稱元帝宰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於和親一事，乃能斷之。昭君亦何苦哉？越數日，有一儒者自東勝來，予詢之果誣也。箕按：前漢書呼韓邪復休綏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觀此又不但一見腥膻而即亡，其居穹廬爲陶氏蓋久矣，死而無歸，陶不足歸，但寄塚之說，其來甚遠，意者天故異之以貽漢家之辱邪？漢其餘死而國者，非止昭君一人。

惟楚主解憂。老得歸。其餘死而葬其土者。未聞有異。何獨於昭君而有是邪。且後人作爲歌詩。以慨嘆之者。不一而足。又不知昭君何以獨得此於人邪。昭君名嬪。昭其字也。石季倫以觸言文帝。諱改曰明君。後遂稱爲明妃云。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羔羊。具美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殺。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爲是非之根。傾肝膽者。畜之爲譁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爲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合爾。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箕按此篇先評事甘泉藪殘錄采入云。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約交之道也。聖人云。汎愛衆而親仁。汎愛衆。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甘。未足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心。心與色同。色與言合。此必正直忠孝之士也。與之交則無悔。其有欲言不言而藏鈎鉗之機。欲笑不笑而含押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矣。欲與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也。

陽善陰惡。古人之所言。然陰陽一氣造化也。造化一陰陽也。豈有惡哉。嘗推其意而論之。以謂稟夫陽氣之多者。其人仁。稟夫陰氣之多者。其人酷。傑紂非不仁也。陰氣之多失其仁也。大凡黑風暴雨。飛沙拔樹。

者陰氣之惡者也。明星朗月，和風甘雨，陽氣之粹者也。雖然陰而爲陽，陽而爲陰，理無定也。小人可爲君子，君子可爲小人，理無定也。又烏知改過自悛，而不至於顏孟之域哉？

昔寧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寧嬴可謂知人矣。此處父之死於賈季也。
其接仲尼曰：「好剛不好學，其戾也狂。」蓋學以明理，自無其戾，何爲有害？是故變化氣質，必在乎學處父之死，不學之過也。

昔臧文仲教季文子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夫所謂事之固可矣，所謂誅之可乎？蓋不忠之人，天地神明之所大惡，雖未能誅之，而有誅之之理。況文子司寇也，文仲教之，豈爲過哉？萬世之下，有不忠於君者，聞此吾知其毛髮凜然矣。

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吁！君子小人所見不同。以小人見利於目前，君子深憂於後日。古人以小事大，禍猶不免，況乎以小勝大者，奚免於禍也？若子良可謂深憂者矣。鄭伯異曰：「烹羊肉袒乞憐於楚，不亦悲乎？」

客有問於子曰：「子臥病幾半載，一炕之間，蕭然無有也。子臥病於炕，身不少動，氣不少息，一語不發，帖然寂然，宛然木偶，飲食不嘗，當斯時也，子何以用其心乎？」子曰：「子無所用其心也。以謂天地賦我，豈欲予病

哉。今日之窘且病者，有物使之然也。予之不語者，恭俟其命也。人見予苦於昭昭之際，而不知予心恬於冥冥之中也。客笑曰：此子忘有爲之身，而信無聲之理，宜乎窮且病也。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予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直而詞順，爲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所爲而不爲哉？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頗，此所謂天也。求天於蒼蒼者，爲甚急。忘天於方寸者，爲甚緩。如之何而天應邪？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福皆自己致之也。若曰信步行將去，則日用之間，無所用其心。幾於老佛之學矣。其可哉。翼按此論信步二字之非，深有益於心學，但愚意欲易順理爲素位，蓋天地也，所謂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頗也。

修德者，吾之當然也。人不能修德，則入於禽獸矣。是以高明之士，知此理不可不行，故動靜必求於理焉。循此理矣，寡其過矣。脫有患難，命也，不可以吾之德責報於天。天亦何心者邪？天若可責，顏孟責之矣。德有盛於顏孟者哉。

小人不知天命，害則溼矣。其心必曰：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必有定，但報應有其時爾。古人有言曰：天定亦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雖然自古爲惡，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翼按此即先儒天有記性無急性之說也。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中包晉之終，不可以吾之德責報於天也。此說近之。

體涵諸用。用根諸體。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一出乎體用而已。易曰。顯諸仁。用根於體也。藏諸用。體涵諸用也。此體用之學。所以爲聖人之學與。

君子之學。非爲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也。爲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道。沒齒無怨。

佛氏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雖其教不倫。至於如此之言。則甚有理。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所寓而安者。聖賢也。何有苦樂逆順之異哉。苦樂逆順勢固殊也。以我道處之。則無不可。名者實之表也。實者名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名。名過其實。斯君子之所恥也。蓋善人君子之用心。寧有其實而無其名。不願有其名而無其實。何也。一時之虛名。取之於偶然。終身之恥笑。貽之於他日矣。

東坡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嗚呼。瘴鄉非吾土也。風氣既殊。水土飲食亦別。目之所見者。無非惻心者也。心之所感者。無非動心者也。自非百念灰冷。何能不內傷哉。欲不可盡絕也。惟瘴鄉患難之中者。則可。

世人所以不達道者。正以浮幻相纏。役無了時故也。苟能勘破世故。則虛名薄利。皆足爲吾身之害。古之人所以適其適。而不適人之所適者。爲己重也。

粉白黛綠。世人皆以此爲樂。一死之後。亦復以爲樂乎。世人所以眷戀迷惑者。識不破也。且如曹瞞看他用心設計。非不豪且傑也。及其死也。叮嚀繯絡。以累其心。是豈不深可笑哉。可謂能用機巧以取天下。而不能以機巧絕此累也。箕按此老子甚愛必大費之意。深有警於世之多欲者。至論曹瞞臨終遺令。此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其意若曰。司馬公嘗曰。操身後事有大於禪代者乎。操不一及之。而下至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也。然則老瞞之機巧。非溫公之誠。孰能識之。

世間坑阱。在在有之。要人醒醒耳。眼一少昧。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爲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艱危累及之。何也。識見之不爛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顏之章。李杜才思。不如原憲之輩。齊東坡言百種巧辯。均是綺語。豈欺我哉。豈欺我哉。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此言深有理。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靜中動也。神動而天隨者。動中靜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太極乘乎其中。天理之妙。何所而不寓哉。君子一念之差。則與天違矣。是以貴慎獨。莊子曰。憤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憤驕二字。深著人心之險。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也。然馭馬在乎羈勒。御心在乎持敬。敬者聖人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揚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今人不可及也。夫爻之吉凶進退存亡之理。無所不備。凝神靜慮。端坐玩之。則其樂何如哉。

莊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一宿而去。所謂公器。多取之說。於理實當。所謂一宿而去。則不可也。夫仁義根於心。天之與我者也。人之爲人有此具也。無此具則非人矣。其可一宿而去哉。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吾儒之言。萬全而無弊。箕按莊子遺廬宿之說。本爲老聃樂與師。賢者戒也。若夫郭正之謂法。真逃名而名我。隨。達名而名我。追。則亦奈之何哉。惟無實盜名爲可恥。而莊子所以有是言也。

學者讀書。正以明理爲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矣。然人品不一。亦有理明而不能行者。亦有能行而理未燭者。要之皆未造其域也。理明而能斷。不膠於紛紛之議。德修而能斷。不奪於功利之私。斯爲尙矣。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卽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卽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觀婁師德丙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接人。人以虐加我。匪虐也。我禮之未至也。厚也。

禮也。自我行之薄也。虐也。由我召之。彼何罪耶。然則厚矣。禮矣。彼復薄虐者。乃我命也。彼何罪耶。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乎。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之道也。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譏譏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爲。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爲之也。彼亦不知我亦不知。莫之爲而爲之耳。怨於天者。不知天。怨於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胷中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

螭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敵敵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爲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況爲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惑其聽。造物無形也。人不可瀆其公。世之人役役敵敵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爲造物撓。深足以爲造物笑。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之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尙何用言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伎心之重者也。惟其伎心之重也。所

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構禍已稔。身亡家破。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

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且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謂吾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者。庶幾可耳。

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己之長。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旣揚我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誇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遊歷者。動輒誇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誇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每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窮之地者。君子不爲也。況作好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嗣。丁謂盧多遜之輩。

當何如耶。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尤物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衆矣。可不懼耶。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禍莫大於多貪。富莫富於知足。欲心勝則徇物。徇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替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爲一家一身。猶衆人安於所寓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事。淡然曠然而已爾。彼徇物者由不知足之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知矣。故曰富於知足。

君子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而不與較耳。校人之欺子產。醫者之欺晦翁。君子寧肯先起心而測之哉。彼小人以爲君子可欺也。恣其所爲。昧其本心而自以爲得計。殊不知君子視之發爲一笑而已。是故蓄鏡待物者。君子之用心。持鏡索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

言之非難。處之爲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喪膽落。張張遑遑。莫之措矣。殊不知張張遑遑者。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真君子。善處方爲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